

吴心 著

朱韵

新华出版社

亲 的 己 的

吴 心 著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亲的己的/吴心著. —北京: 新华出版社, 2007. 10

ISBN 978 - 7 - 5011 - 8120 - 9

I. 亲… II. 吴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52369 号

亲的己的

责任编辑: 刘燕玲

封面设计: 伍民力

出版发行: 新华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 8 号

网 址: 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

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邮 编: 10004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照 排: 北京汉书鸿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印 刷: 北京竹曦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
印 张: 7.75

字 数: 170 千字

版 次: 2007 年 10 月第一版

印 次: 2007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5011 - 8120 - 9

定 价: 18.00 元

本社购书热线: (010) 63077122 中国新闻书店电话: (010) 63072012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10) 89580863

目 录

第 一 章	避灾祸 水敏定终身	(1)
第 二 章	探亲友 水敏听家史	(33)
第 三 章	迎宾送客 水敏感炎凉	(46)
第 四 章	假关心 兄嫂挑离间	(57)
第 五 章	回老家 初识弯弯绕	(72)
第 六 章	老无奈愧对孙 爷爷心伤	(93)
第 七 章	怀鬼胎故搅乱 妯娌挑事端	(112)
第 八 章	爷爷故齐奔丧 几遇阴谋事	(130)
第 九 章	苦奋斗翻危房 家人装聋哑	(149)
第 十 章	为亲儿设诡计 幼女遭磨难	(167)
第十一章	巧安排黄昏恋 背后隐圈套	(174)
第十二章	父母训儿敬听 良莠各有异	(188)
第十三章	儿入狱女出国 后悔已迟晚	(200)
第十四章	为家产能独吞 群舌齐开战	(218)
第十五章	善恶到头终有报 各得其所	(230)
后 记		(243)

第一章

避灾祸 水敏定终身

1968年7月16日，水家集水长福的孙女水敏结婚了，她们六六届高中毕业的同学中第四个结婚的。前三个结婚的女同学，和水敏一样，都是出身不好的回乡知识青年。在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，她们这样的年轻姑娘，不仅和所有同学一样，失去了高考机会，而且要时刻提防不知什么时候、从什么地方冒出的这样那样的侮辱与迫害，所以她们最无奈的选择就是能结婚就早结婚。

水敏的出身属当时所谓黑五类之一的坏分子，这顶“坏分子”的帽子还得从他爷爷年轻时说起。

她的爷爷哥儿三个，老大水长山，老二水长海，老三水长福，也就是水敏的爷爷。一家守着父亲分家时分得的二亩半地生活。老大水长山，长得身高力大，面色黝黑，专爱打抱不平，人送外号“大黑塔”。老二长海虽不及大哥魁梧，性格却和哥哥一样疾恶如仇。只有老三长福，自小体弱多病，父母整天守在身边，唯恐他闹毛病。平时，水长福和父母在家侍弄这二亩半地，老大老二大部分时间拥工在外，只在收秋时回家帮帮忙。一家人省吃俭用，几年

下来又买了辆旧马车，让体弱的三弟赶着。大秋麦收，拉拉庄稼耕耕地，闲时出去拉拉脚，挣几个零花钱儿。又奋斗了几年，哥儿仨都娶了媳妇有了孩子，眼看小日子就要红火起来，不料抗日战争爆发了。日本鬼子的魔爪伸到了水家集一带，这下老百姓可就遭了大殃了。不知多少家的房子被烧毁，多少人无家可归，也不知多少青壮年被抓了壮丁，生死不明，更不知多少年轻的姑娘被野兽般的鬼子蹂躏含恨而死……人们忍无可忍，恨不能扒了鬼子皮，吃了鬼子肉方解心头之恨。后来，周庄的周应龙、周应虎兄弟俩，暗中组织了一班人，专门打鬼子，除汉奸。周围不少村子的血性男儿纷纷投奔着去参加。水长山和水长海让身体瘦弱的三弟水长福在家照看父母，照顾两个嫂子和尚年幼的侄子侄女们，也和村里的几个年轻人一块儿，投奔了周家兄弟。

周家兄弟组织的这班人马，其活动范围和声势越来越大，给了鬼子汉奸不小的打击。但当时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官府，却把这股农民自发的抗日武装称为土匪，围追抓捕，妄图将其消灭。这股农民抗日武装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，在行动中，有时难免有一些扰民的行为。因此，有些老百姓也就跟着官府的叫法称他们为土匪。不管叫他们什么，他们中的不少人确实是为抗击日本鬼子的侵略而献出了生命。水长山在一次和鬼子的遭遇战中，壮烈牺牲。老二水长海在另一次和鬼子的战斗中，为了掩护其他人安全转移，不幸被鬼子抓住，受尽非人的折磨，惨遭杀害。水家哥儿仨，只剩下老三水长福。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，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，对这股农民抗日武装做了不少的工作，终于引导他们走上了正确的革命道路，被八路军收编。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，在党的培养教育下，通过抗日

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洗礼，成长为我党我军的重要干部。没想到在几十年后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为抗日献出生命的水长山、水长海的弟弟水长福却成了“土匪，坏分子”，理由是他的两个哥哥是土匪，他曾多次给土匪用马车运送过东西，因此，他的后辈的出身也就成了“黑五类”。这段冤案直到“文革”后期，“内查外调”时，由当年收编入八路军，现仍在我党我军中担任领导的几位同志证明，水氏兄弟等都曾是他们的战友，是打鬼子的抗日英雄，他们才得以平反。

“文革”中，水长福唯一的孙女水敏正值青春妙龄，她的婚事，成了全家及亲朋好友的心病。而邻村小庄子发生的事更加重了这种担心。

去年麦收过后时间不长，小庄子村发生了一起麦场放火案。有了这起案子，村里那个原来懒得出名，人又丑得出奇的治保主任高拐子，娶了个既年轻又漂亮的媳妇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馋懒出名的高拐子夺了原治保主任的权，一跃当上了村里的治保主任。上任后，带领“红色造反战斗队”，揪斗“走资本主义道路”的当权派，批判富裕中农，武打黑五类分子，游斗小学校长……出尽了风头，自诩为革命的闯将，响当当的造反派，最彻底革命的战斗英雄——连中农都批判了，还打断小学校长一条腿。尽管拐子如此威风，可是年届三十，却没有得到过一个姑娘的青睐。不仅如此，拐子想主动接近哪个姑娘，不但会遭到冷漠和白眼儿，还会经常听到姑娘们背后的冷嘲与嬉笑：

“哼，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！”

“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模样，丑八怪！”

拐子听了，心中不忿：凭我现在的地位，我就不信不

能找个好姑娘做媳妇！这回我非得找个漂亮的让你们大伙儿看看！

于是他目光瞄上了李文静的女儿素梅。

素梅十八九岁，长得苗条俊美，是村里有名的美人。她的爷爷在解放前，也参加过周氏兄弟的抗日组织。八路军收编这股抗日力量时，素梅的太爷爷太奶奶还都在世，而且双双卧病在床，一家老的老，小的小，实在离不开素梅的爷爷，所以，她爷爷就没跟着队伍走，而是留下来侍候老人，在家种地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她爷爷的这段历史，也成了一个人的把柄——尽管她爷爷已去世多年，她们家也成了“土匪”。因为这个原因，素梅平时少言寡语，做事小心谨慎，唯恐出错。

一天中午，高拐子找到素梅所在的生产队的队长，说要找个人帮助布置会场，队长说：“你看谁合适，就让谁去吧。”

下午上班时，男女社员都到场房等队长分配活计，高拐子在这时找人叫走了素梅。很多人都心中纳闷：“今儿高拐子为什么找出身不好的人去布置会场呢？”

素梅随高拐子来到大队部，走进会议室，等拐子分配活计。

高拐子到各屋转了一圈，见只有值班的老贫农张老头儿，靠着放电话的桌子打盹，便回到会议室。

一进门，拐子就笑嘻嘻地凑到素梅跟前，小声地说：“素梅妹妹，其实我今儿叫你来也没什么活儿，我是想借这个机会和你商量点事儿。”素梅看高拐子嬉皮笑脸的样子，还称自己是妹妹，心里不由咯噔一下子，不知他又有什么坏水要冒出来，但嘴上又不得不应付他，素梅无奈地说：“有什么事儿，您说吧。”拐子故作害羞似的说：“妹妹，你

看咱俩……咱俩……你看咱俩结婚好不好？”

素梅一听，脑子里“轰”的一声，她预感到大祸临头了！

素梅愣了一会，没有出声，拐子又迫不及待地问：“好妹妹，你倒回答我呀！”素梅从惊恐中回过神来，小心地说：“我知道你这个人很好，可我的年龄还小，我想过两年再说。”拐子听了这话，脸色比川剧中的变脸变得还快，他沉下脸说：“我明白了，你这是看不起我！”

素梅声音颤抖着说：“主任，我们彼此再考虑考虑吧。”

拐子恨声说：“不用了，你回去吧！”

在那个特殊的年代，高拐子这类人的求婚方式就这么直接简单而又蛮横。

素梅恐惧地离开大队，忐忑不安地回家了。

这天夜里，劳累了一天的人们睡得正酣的时候，猛听得街上有人大喊：

“救火来呀，场房着火了！”

“快救火来呀……”

听到喊声，村里的男女老少，拿水桶的，拿脸盆的，拿铁锨的，都蜂拥着跑进场房灭火。

人们跑进场里一看，原来是场角的一个麦秸垛着火了。由于人们来得及时，加上人多，火很快就被扑灭了。人们纷纷向场外走去，准备回家接着睡觉。这时治保主任高拐子从场里的西屋出来，叫住了大伙儿，说要临时开个现场会。

拐子在会上情绪激昂地讲了话。主要内容是说这场火一定有阶级敌人搞破坏，要不是发现及时，大火蔓延，一定会烧着库房，库房里存的可是今年的麦种呀，可见用心何其毒也！最后说这事一定要认真调查，对放火的阶级敌

人决不轻饶，希望知情的，积极举报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。现场会结束，天也快亮了，人们才疲惫地走回家去。

麦场着火的第二天下午，生产队长通知干活的人们，晚上到大队参加批斗会。

下工的路上，人们互相嘀咕着，不知谁又该倒霉了。

晚饭后，人们陆陆续续来到大队的院子里。大队的正屋前，摆着一张长条桌子，上面放着扩音器和麦克风。主持会议的自然是治保主任高拐子。拐子看人到得不少了，就宣布开会并讲话：“今天我们召开这个大会，是因为我们揪出了破坏人民公共财产，放火烧场的阶级敌人李文静。”

院子里立刻静了下来，人们都知道，李文静就像他的名字一样，一个文静的书生，原来在某中学当老师，后因有一年父母几乎同时得了重病，卧床不起，那时两个孩子还小，媳妇一个人顾不过来，李文静无奈之下，才辞职回乡务农的。人们无法相信，这么一个文质彬彬的人，怎可能黑天半夜的去烧麦秸垛。高拐子以为人们被镇住了，就更加威严地大声朝院子外面喊：“把不甘心失败的阶级敌人李文静押上来！”

两个持枪的民兵——高拐子的亲侄和一个本家侄，押着瘦高的李文静走到桌子前。两个民兵狠狠地按下李文静的头，使他的头低到膝盖以下，又把他的两臂向后高高扬起，称其为“飞机式”。这种架势，“文革”中常有人用，过不了两分钟，低头的人就会浑身冒汗，四肢和脖子酸疼，像李文静这么高个子的人，那滋味就更难受了。

批斗开始了。高拐子带头以审问的口吻喊道：“李文静，你要坦白交代你的犯罪事实，你为什么要放火烧场？”李文静趁机稍稍活动一下发酸的脖子，微微抬起了头：“我没放火！”

此话一出，立刻惹怒了押他的拐子的那两个侄。自拐子当上治保主任后，他的两个侄总是冲锋在前，成了拐子的有力助手。他们看李文静不承认，立刻拳打脚踢，口里叫骂着：“你他妈的还敢抵赖！”抬脚踹李文静个嘴啃地。“他妈的抗拒从严，让你尝尝老子无产阶级专政的厉害！”

一阵拳打脚踢后，李文静再次被他们从地上揪起来，此时，他那清瘦的脸上已青一块紫一块，额头上的鲜血顺着鬓角往下流着。会场上乱了起来，人们嗡嗡地议论着，但谁也不敢大声说话。

素梅坐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，头低垂到胸前，泪水一直无声地流着。她知道父亲的这个罪和这顿毒打，完全是自己惹来的，所以她只觉得胸口刀割般地痛，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。两个邻居家的姑娘陪伴在素梅两旁，紧紧攥着素梅的手，谁也没说话。她们已知道了拐子求婚的事，知道现在说什么也没有用。

批斗会开了两个多小时，高拐子重复着原来的那句话，押人的两个民兵重复着同样的动作，累得气喘吁吁。李文静开始还争辩，后来干脆不言语了。这期间，大队的另外几个干部曾劝高拐子是不是取消批斗，更何况只是捕风捉影的随便怀疑的呢，但拐子回答说：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出了事我负责！”

其他干部听拐子这样说，便不再提批斗的事，转说正值农忙时节，是不是今天的会就到这儿，大家好回家休息，免得耽误明天的生产，拐子才只好同意。拐子宣布：“为了不耽误明天的生产劳动，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。犯罪分子拒不交代，先关在大队反省，派两个民兵看着。”这个任务自然又光荣地落在高拐子的两个侄子身上。

人们三三两两地离开大队，各自回家。素梅拖着沉重

的脚步，胸口窒息得像要裂开似的，踉跄地往回走着。她恨自己为什么不长个丑模样，自运动开始后，多少个和自己一样的姑娘或给家里带来不幸，或自己受人欺负，或……这样的事，自己又不是没听说过，但一切都晚了。老天哪，我招谁惹谁了？这么折磨我和我爸！两个邻家的姑娘秀兰和淑平，虽然都是好出身，也只能默默地陪伴她到家门口，便匆匆离去，怕被人扣上阶级界限不清的帽子。

素梅进了屋，奶奶和母亲还没睡，正说着李文静被批斗的事。见素梅终于回来了，她们便着急地问批斗原因。素梅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，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奶奶和母亲。瘫在炕上的奶奶绝望地说：“完了！完了！我儿子算完了……”

母亲也不无绝望地说：“谁不知高拐子心狠手辣，看来他不会轻易放过你爸的。”

“都是女儿害了你们！”素梅言罢，双手捂着脸跑到里屋，痛哭起来。

娘仨一夜没睡，第二天，眼睛都红红的。

天一亮，母亲强打精神做了一锅疙瘩汤，叫起刚十几岁的弟弟吃了，打发他到地里去打猪菜。剩下娘儿仨，谁也吃不下。母亲拿了个大碗，盛了一碗汤，拿了双筷子，去大队给丈夫送饭。

母亲进了关押李文静的屋子，心不由地哆嗦了一下。只见李文静躺在墙角的地上，满脸青紫，嘴唇肿起老高，身上的衣服也破了好几处，露出的肉也是青一条子紫一片的。素梅妈颤抖着走上前，蹲在李文静跟前，说：“他爸，起来吃点汤吧。”

李文静费力地睁开眼，看看看押的民兵没在屋外，声音微弱地说：“我吃不下。我一生清白做人，不知哪儿得罪

了高拐子，这么往死里折腾我。”

素梅妈小声把素梅的话告诉了丈夫。李文静听了，气得咬牙切齿：“这个王八蛋！丑八怪！竟然惦记上我的女儿了。”

李文静缓了口气，对素梅妈说：“我就是死了，也不能把闺女给这个畜生！你一定要记住。你回去，就托她舅舅赶紧给素梅找个主儿，只要人好，穷富都没关系，让那王八蛋死了这条心。”

素梅妈点点头说：“我下午就去一趟，你多少喝点汤。”

李文静摇了摇头说：“我要是过不了这一劫，可就苦了你了。你一定要把小二拉扯大，要让他上学，记住，再苦，也要让他上学，运动总有结束的一天。再有咱妈，那么大岁数了，你要好好照顾老人家。听拐子的侄儿们的口气，我怕难逃这一劫，今儿再折腾一天一宿，我也就差不多了，反正我豁出去了，你甭管我了，赶紧回去办你的事儿去。”

素梅妈紧咬着嘴唇，默默地流泪，不敢哭出声来。她小声劝文静为了老母亲和年龄还小的儿子，要争取活下去，好歹得吃点东西。李文静艰难地喝了几口汤。这时，门外响起了看守民兵高拐子侄的叫骂声：“还他妈没吃完哪！望乡台上打跟头不知死的鬼儿，快他妈走，老子要开审啦。”

素梅妈只好拿起碗，快步离开这个临时牢房。

素梅妈到了家，径直进了女儿住的里间屋。她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，又不想给已经瘫痪的老人增加痛苦。她在女儿房中哭得声嘶力竭，断断续续地说了送饭的经过。此时的素梅仿佛在一夜之间把泪水哭干了，怔怔地听着母亲的诉说。当听到母亲最后发出的“天哪，可怎么办哪”的绝望哀叹时，好像猛然惊醒似的跑了出去。母亲追出屋来问她到哪儿去，她却好像一点没听见，一直跑出了院子。

素梅出去工夫不大，就回来了。母亲追过来问她干什么去了，她只是答非所问地淡淡地说：“我爸没事了。”说完，一头倒在炕上，任凭母亲再三再四地问怎么回事？她只是说：“等父亲回来就知道了。”就推说头疼不再言语。

天快晌午时，李文静一瘸一拐地回家了。素梅在里屋听父亲进了外间屋，赶紧从里间屋出来，搀父亲在椅子上坐下，然后扑腾一声给父亲跪下，声泪俱下地说：“爸，女儿对不起您，我已经答应嫁给高拐子了。咱家不能没有您哪！奶奶有病，弟弟还小，不要因为我毁了咱一家呀！”

李文静看看跪在面前的女儿，又看看遍身的伤痕，直气得咬牙切齿：“不行，我宁愿死了，也不给他！”

“爸，您多想想奶奶和弟弟吧！只当女儿得急病死了……”

“快过来，看妈又犯病了。”素梅妈这时急着叫了起来。

素梅和父亲一块跑到炕前，只见奶奶的嘴角又向上抽了起来。大家赶忙捶背的捶背，盘腿的盘腿，喂药的喂药，好不容易才使老人缓过这口气来。老人的那只好手紧紧抓住孙女的手，嘴角哆嗦着，任由浑浊的泪水顺着苍老的脸颊滴落到胸襟上。

既然一家老小还得活下去，那就还得吃饭。素梅妈正要去做饭，村里那个专爱说媒拉纤，嘴馋手懒的人称“活聊儿”的女人来了。原来高拐子怕夜长梦多，李文静前脚走，他紧接着就差活聊儿上门说亲了。活聊儿进了院子，高声叫道：“李大嫂在家吗？我给你道喜来啦！”

素梅妈冷冷地说：“我们有什么可喜的？不受人欺负就烧高香了。”

李文静心中正又气又恼又无可奈何，听了活聊儿的话，心中早已明白来意，气更不打一处来，冷冷地甩过一句：

“比狼见了肉还急!”

活聊儿受命而来，对李家的冷言冷语全不以为然，仍笑嘻嘻地进了屋，说明来意，并假惺惺地开导李家：“你们能结这样一门亲事，还不是靠上了一棵能遮风避雨的大树，以后也省得有人欺负，谁让咱成分不好呢?”

“甭说这话，我还怕树倒了砸着呢!”

素梅在里屋听了，怕父亲把事儿弄僵，又遭不幸，赶忙从里屋出来，强装笑脸，一边往外推着活聊儿，一边说：“大婶快去告诉老高家吧，我们没有意见。”

到了院子里，素梅又说：

“您再告诉老高家，大热天，也不用办事儿了，让他挑个日子，我自己过去就得了，革命化的婚礼嘛。”

以后的事儿大家自然明白了，高拐子娶了个年轻漂亮的媳妇，放火案也不了了之，只听说是个误会，但此后人们只要远远地看到素梅或高拐子，就会异口同声地说：“一把火事件。”

“一把火事件”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，但在客观上，它促使不少家庭，把到了结婚年龄的姑娘，赶紧聘出去，图个心里踏实。

那场空前的浩劫，使许多家庭和个人遭到磨难，但它又在无形中检验了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与虚伪。运动开始后，有不少原来关系亲密的朋友，因为怕受到这样那样的牵连而疏远。而那些仍一如既往的友谊真挚得令人从心里感动。水敏虽也是这场运动中的不幸者，但她的几个要好的同学却着实让她欣慰无比。当年在校学习时，班里有名的直肠子唐荷馨；被人戏称为电子计算机，思维缜密，什么难题都能做上来的杨乃瑜；性格爽朗，喜欢文学的何碧莲，是水敏学习上的同窗好友，生活中的好伙伴，理想上的志同

者。“文革”中，这几个昔日的好友，不但没有因水敏的出身而疏远她，反而更加关心她，尤其担心水敏的未来。

对于水敏来说，离校几年了，眼前仍一片迷茫，不知未来会怎样。她觉得能较自由地，平安地生活就不错了，哪里还敢奢求什么呢？唐，杨，何三个女孩与水敏同窗六载，深深了解水敏的性格，她们知道，劳动的艰苦，生活的艰难她都不怕，可精神上的桎梏，任你如何坚强都会觉得窒息难忍。因此，心直口快的唐荷馨特意约上另两个好友到水敏家来，要把她的想法告诉水敏。

到了水敏家，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，四个女孩子坐在院子里一边乘凉，一边说着体己话。急性子的荷馨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：“水敏哪，我看你干脆找个对象结婚算了，也好有个人能保护你，省得大家一天到晚的为你担心。”

“是呀，是呀，听说了‘一把火事件’，我好几天都睡不踏实，心里老担心你。”碧莲说。

水敏笑了笑说：“哪儿那么多坏心眼的人哪。”

荷馨说：“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意不可无吗，真遇上事儿不就晚了吗？”

杨乃瑜慢条斯理地接着说：“这事也不能太着急，在这个非常时期，一定要慎重。我们物色的人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：一，为人必须真诚，有责任心。二，得敢于挑战世俗，甚至他的家人。这第二点尤其重要。”

“还有一点，也很重要。”碧莲补充说：“文化水平也得差不多，起码不反对水敏看书。别像咱农村的一些人，一看见女同志看书，就说人家不会过，好像只有那些针线活不离手，脏话不离口的人才叫会过，其实这是没文化的具体表现。”

“好啦，好啦！”荷馨插话说：“你们俩想得很全面，可这事尽咱们说了，水敏，你倒说说你的想法呀！”

水敏深深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哎！人也，命也，听天由命吧！”

乃瑜听了忙宽慰水敏说：“不要这么悲观吧，什么样的社会中也乏正直青年，我们会成功的！”

“那咱们就充分调动咱们的社会关系，分头行动吧。”碧莲说。

“好，就这么定了，有了好消息互相告知。”

四人又聊了会儿闲话，看天色不早了，才依依不舍地分手，各自回家。

水敏站在村头，望着三人远去的背影，心里怅然若失。想当年，四人朝夕相处，大家一起探讨学习中的问题，一起评论小说中的某个人物形象，一起憧憬美好的未来……而今呢？水敏仰首望了望薄暮的天空，又轻轻地叹了口气，慢慢踱回家去。

碧莲家在较远的何家集，她到家时，天色已经黑下来。进屋一看，几个妹妹已经吃过晚饭，在炕上围在一起看一本小人书，只有母亲还在等着她回来一块吃晚饭。

碧莲洗了把脸，就坐在桌边，和母亲一边吃饭，一边把去水敏家的经过和目的——告诉了母亲。碧莲母亲放下手中的饭碗，思忖了一会儿，对女儿说：“这事儿还得好好琢磨琢磨，人吗，也得好好挑挑。水敏这么好的丫头，可不能剃篮是菜，受一辈子委屈。依我看，还是找个大几岁的，工作时间长点，对事情能看得透些，当然也分人。”

碧莲赞同地点点头，母女二人吃完饭，收拾罢，一家人上炕关灯睡觉。

第二天，碧莲母亲照例早早起来做饭，碧莲也赶紧起